第一章　童年的牧师梦

1844 年 10 月 15 日，是值得载入人类史册的一天。在普鲁士与撒克逊边境的一片辽阔的平原上，一个叫洛肯的贫穷而美丽的小村庄中，诞生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半个世纪后震惊世界的哲学巨子——弗里德里希·尼采。

尼采出生在一个世世代代信仰宗教的家庭。他的曾祖父与祖父都教授过神学，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是一个勤勉的牧师。他的母亲弗兰西斯卡的祖父和父亲也是神职人员。

谁能料想若干年后，正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传统的堡垒中，竟产生出一个离经叛道的宗教神学的最激烈的批判者呢？

尼采的父亲因克尽职守而倍受上司器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对他格外垂青。本来他仕途看好，但因患了头痛症和神经质，不得不休息调养。他请求负责一个乡村教区的工作，于是便被派到了洛肯。这是一个僻静的理想的隐居地。在这里，牧师和他结婚四年的妻子生下他们盼望已久的第一个孩子。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日与众不同，它恰好是国王威廉四世的诞辰。这一巧合给他的父亲增添了欢乐。这位热情善良的牧师在给他的儿子洗礼时动情地说：“哦，十月，神圣的月份！你总是以欢乐将我淹没。可是在你带给我的一切欢乐中，最深沉、最动人的莫过于我为我的第一个孩子洗礼！……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表示，我亲爱的孩子使我能够把他奉献给主，我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这将是你的名字，以纪念和你同日诞生的高贵的恩主国王”。这个特殊的生日带给尼采的乐趣就是每到这一天他就会分享到举国欢庆的快乐。

尼采童年的快乐时光是极其短暂的。他学话很慢，总是用与他那幼小的年龄不相称的严肃深沉的目光默默地注视周围的一切。年轻的牧师非常喜欢这个沉静的小男孩，常常高兴地带他去散步。尼采长大后也十分怀念这一段他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漫步平原、聆听晚钟的闲适时光。

不久，尼采又有了一妹一弟，1846年妹妹伊丽莎白诞生，1848年弟弟约瑟夫出世。在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尽享天伦之乐时，不幸的灾难就降临了。

1848年8月，尼采的父亲从自己家门的石阶上摔下来，头部受到猛烈撞击，引发了一种致命的病疾——脑软化症，第二年七月便匆匆离世。厄运总是接踵而来，数月后，尼采刚刚两岁的小弟弟又夭折。

平静愉快的生活被打破了。对于这一段可怕的经历，尼采在他 14 岁时的笔记中有一段真切的描写：

“当一个人掠去一棵树的花冠时，整棵树都枯萎了，鸟儿也不再栖息于枝头。我们家的花冠已经被夺去了，欢乐离开了我们的心房，深深的悲哀却成了我们的所有物。心灵的创伤尚未愈合就重又被痛苦地割开了。大约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听到凄婉的风琴声，如同在葬礼上一样。当我试着找出这一演奏的起因时，一座坟墓猛地裂开，出现了穿着寿衣的父亲。他穿过教堂，回来时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坟墓再次敞开，父亲在里面消失了，墓石重新移回原外。风琴的哀诉随即停止，我惊醒了。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梦告诉了亲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弟弟约琴夫生病了，并且在几个小时的神经性危机之后也去世了。我们悲伤极了。我的梦则完全得到了应验，因为弟弟的小尸体就被安葬在父亲的怀里。在这场双重灾难之后，上帝成了我们的唯一安慰。这是 1850 年 1 月底。”

父亲的早丧，弟弟的夭折，在尼采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他完全被这一连串的悲剧震慑，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悲哀。这在他的个性成长中埋下了忧郁的种子，同时也引发了尼采日后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求。

大约 1850 年 4 月，洛肯的牧师住宅必须交出，尼采的祖母促使一家人迁往萨勒河畔的南堡。在尼采 14 岁写的自传里，他记述了搬迁前夜的惆怅心情：“忧郁的晚祷钟声传到前厅，夜色笼罩大地，天空一轮明月，繁星闪烁。我久久不能入睡，夜半时分，悄悄去到院子里。这里停着许多满载的大车，车夫们朦胧的脸庞在小屋里隐约闪现。我简直不相信要去另一个地方安家。这里，我曾品尝过欢乐和痛苦。这里，安葬着父亲和小弟。这里，居民们始终和睦亲切地相处。离开这个村庄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天朦朦亮，大车穿过乡间大把，把我们运往南堡，我们将在那里安家。别了，别了，亲爱的父宅！”

南堡是一个受到霍亨索伦王朝眷顾的高贵城市。尼采对它繁华的街道，密布的教堂及来来往往的人群感到不适应。他更怀念故乡碧绿的草坪、清澈的池塘和美丽的果园。

父亲去世后，尼采便生活在一个完全由妇女支配的家庭中：祖母、两个姑母，年轻的母亲和妹妹影响并决定着家庭氛围。尼采在这几个虔诚而自信的妇女的关怀下成长。母亲教他读书，罗萨丽姑妈给他上宗教课。尼采眼睛近视，并患上了头痛症。母亲用冷敷法和淋浴、散步等方式给他治疗。晚饭后，一家人常常围坐在炉火旁，听祖母讲述他们祖先的古老而优美的传奇。良好的家庭熏陶中成长的尼采非

常注重自己的声誉。他对自己家族的高贵血统深信不疑并引以为荣。尼采在自传《看！这个人》中说：“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我的血液中因而有着多种民族性”。这种说法已无法考证。但它却使这个淳朴的家庭的眼光超越了农村的狭隘而自视为特殊和优越。这种意识很早就渗透到尼采的脑海中，这可以说是尼采哲学中常常遭到指责的英雄主义的道德原则和有贵族倾向的超人学说的最初的思想根由。

尼采怀念自己的父亲，并希望能继承父业，象家族里的其他所有男子一样，成为一名牧师，一个接近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的选民。他认为没有比这更崇高更神圣更适合于自己的职业了。洋溢着浓郁的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家庭气氛赋予尼采一种严谨细致的良知感。他有一种很高的自我约束的能力。当他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够谨慎时，也不希望大人们指责，而宁愿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进行自我反省，直到对自己做出一种责难或肯定的评断。这种早熟的个性使他在大家的眼中完全是一个严肃稳重、循规蹈矩的小学生。对此，他的妹妹福斯特·尼采曾做过生动的描述。

“一天，正当放学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朝学校走去，想接一下小弗里兹。所有的孩子们都发疯似朝自己家中跑去。最后，小弗里兹也出现了。他慢慢地走着，帽子遮盖着石板，小手绢又盖在它们上面。……当妈妈催促他赶快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时，浑身湿透的小弗里兹却一本正经地答道：‘但是，妈妈，我们的校规明文写着：在离开学校时，孩子们不得在街上乱奔乱窜，他们必须安静地、举止文雅地走回家去’。”

他常常给他的伙伴们朗读《圣经》里的某些段落，他们总是在充满敬意的寂静中倾听，他无比的虔诚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大家，伙伴们都叫他“小牧师”。当时恐怕没有人能料到，他们立志献身上帝的“小修士”，在大学毕业后，竟成了一个视基督教为瘟疫的人。

尼采小学毕业以后，转入镇上的一家私立学校。他在这里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感到希腊语尤为难学。他在宗教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在德文语法与作文上却成绩平平。他还在业余时间学习了射箭术，并试着写一些短剧、诗歌，有时也描摹一些山水画。

在学校里，尼采显得孤癖不合群，很少与同学玩耍。他渴望友谊，但择友的趣味却很高。升入这所私立中学以后，尼采结识了他最初的朋友：威廉·宾德和戈斯多夫·克鲁格。宾德的父亲热爱文学，他使尼采接触了歌德的著作，并领略到德文经典作品的优美诗韵。宾德也成为尼采的诗友，他们常常一起谈论诗歌，交换诗作。而克鲁格则成为尼采的乐友，他们常常一起讨论音乐，试着演奏乐曲，或是共同听克鲁格的父亲弹琴。克鲁格的父亲也是一位与门德尔松等

音乐家来往密切的出色的乐师。尼采喜爱同这两家交往。他从朋友的父亲那里受到良好的诗歌和音乐的启蒙教育。

诗歌和音乐从此成为尼采的终身爱好。只要有一点点闲暇，只要作业可以稍稍推迟，他就会变成一个热烈的抒情诗人。在 10 岁时，他陷入艺术创作的狂热中，竟在一年里写了 50 首诗，作了一曲圣歌。但尼采早期的诗作充满忧伤的情调。童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的诗带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悲伤“: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它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垢!”我岂能相信／我会躺入丘坟／不再能啜饮／生命的芳醇？／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到 14 岁时，他已有过三次写诗高潮。尼采的格言诗和抒情诗思想深邃，格调不凡，语言优美而富有激情。在尼采成年后，他不仅通过他的哲学思想，也通过他的诗作本身直接影响当时和后来的诗人，使他成为新诗歌的开拓者之一。

尼采对音乐的感悟也很早。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遗传。尼采的父亲精通音乐，每当夜幕降临，他就在教堂里粗糙的风琴上即兴演奏，村里善良的教民们常常在门外聆听，赞叹不已。尼采酷爱古典音乐，在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门德尔松、贝多芬、巴赫、亨德尔的作品中得到艺术的滋养和心灵的陶冶。但他不喜爱柏辽兹、李斯特的“未来音

乐”。母亲为尼采买了一架钢琴，请了当地最好的一名女钢琴手给尼采教授钢琴演奏。音乐在日后成为尼采结识音乐家瓦格纳的一个契机和纽带，也是他一度对瓦格纳迷恋以至崇拜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后来与瓦格纳决裂，但对音乐的喜爱却从未停止。他后期特别欣赏比才的富于浪漫激情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卡门》。尼采也常常自己谱曲。诗歌和音乐在日后成为尼采遭受疾病折磨和精神苦闷的孤独岁月中最大的安慰。

尼采对诗歌的热爱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他逐步掌握了运用德语清晰地表达思想的才能。他在南堡中学表现突出，老师们都建议他母亲送他到一个教学质量很高的寄宿学校去学习。在告别亲人朋友之前，尼采回忆起他所度过的充满慈爱和忧伤的整个童年。他用 12 天为自己写了一部传记，这部有些孩子气的自传至今读来仍不失为一部行文优美的习作。同时，尼采还克服了初学希腊语时的困难，开始对荷马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和宾德合写了一部叫作《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短剧，并由他们自己和克鲁格扮演剧中的主角。尼采在成年后所写的另一部自传《请观斯人》中称自己和海涅是“驾驭德语最出色”的两个作家。后来尼采一部部充满格言警句的力作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1958 年 10 月，尼采的生活发生了转折。他以优异成绩

毕业于南堡文科中学。并获得了普福塔文科预备学校的奖学金。尼采的童年时光从此结束。普福塔学校历史悠久，以古典主义教育闻名，它校纪严明，拥有优秀的人文主义教师。德国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名人，如哲学家费希特、诗人诺瓦利斯，作家施雷格尔等都曾在这里就学。它开设宗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尼采最喜欢希腊文课，常常捧读古希腊文献直至深夜，尼采一生崇尚古希腊精神便是从此开始的。也正是在这所学校，尼采阅读了青年黑格尔这个哲学学派的成员大卫·施特劳斯的名著《耶稣传》,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这或许是普福塔学校出色的逻辑学和语文学的训练带来的无意的后果。这种信仰上的转变，并不表现为一种突然的决裂。童年时的多种虔诚的习惯依然影响着他，他对家庭和父亲传授给他的那些教义和信条仍怀有敬意。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否定是逐渐发生的，尼采试图寻找一种安静的没有痛苦的解放过程。基督教盘踞在人们的脑海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为各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接受并证实。经权威人士精心修补过的上帝创世和救赎的理论是不会轻而易举地被推翻的。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任何简单的否定和肤浅的反驳都无济于事。而对基督教本质的深刻揭露势必引发一场信仰危机，这需要有成熟的思想做武器。同时它也牵涉到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思考

的世界如何产生一类的哲学基本问题。对此，尼采还不具备足够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做这样一件复杂而带冒险性的艰巨工作,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星期,而是整个一生。’尼采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尼采涉猎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材料，接触了大多数科学和艺术，除了数学等几门过于费力的学科外，尼采对一切都感兴趣。这种过于宽泛的兴趣是有损于基础知识的奠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尼采就对这种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漫无目的的游荡感到厌恶，他强迫自己作出一个限制，以便彻底、踏实地专研某一学科。对此普福塔学校的老师给予他十分有益的支持，把坚艰深的古典语言学知识教授给他。

尼采学习了丰富的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知识，还接触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他十分喜爱和尊敬当时还不怎样有名气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他以敏锐的文学嗅觉在众多的作家中象寻找朋友一样发现了他。尼采在 17 岁时所写的一封《向友人推荐我喜爱的作家的作品的信》中，表现了对荷尔德林诗作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鉴赏力。荷尔德林所表达的那种深沉的忧郁和浪漫的理想主义，对故土的怀念，及饱含热爱地对德意志民族的反省和批判，精神崩溃时的紧张和内心冲突，都引起了尼采的深深共鸣。奇特的是，他对荷

尔德林发疯后的一些诗歌尤其心领神会，将之视为“德国诗歌艺术中的纯美精品”。有一点特别令人深思，那就是，尼采此刻尚未展开的人生画卷与这位刚去世不久的诗人的一生经历惊人地相似。这位当年欣赏疯诗人的少年，怎会料到多年后自己竟也步他的后尘？

普福塔学校除了广泛的古典教育外，更注重对它的二百多个学生性格的培养和铸造、勤劳、守纪律和一种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被视为学校的优良风范。偶尔，普福塔的生活也会因单纯且富于朝气的欢乐而变得明快。学生们有时被允许外出散步，这时，百多个少年就会唱着歌，踏着合拍的步子来到河边，跳进水中，按原来的队形顺流飘游，直到筋疲力尽，却依然兴高采烈。随着老师一声哨令，孩子们便爬上河岸，穿上由一艘尾随而来的渡船送来的干爽的校服，依旧唱着歌、排着队回到学校做作业。尼采非常喜爱这种愉快的活动。但这种轻松时刻毕竟太少了，大部分时间，学生们都要遵守校纪，坐在教室里接受严格的训练。尼采对这所修道院式的学校的清规戒律感到压抑和难以忍受。他勤奋学习，但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因此，假期在家的日子他便总是企图寻找这种自由。他与挚友宾德和克鲁格组织了一个文学和音乐的小团体——“德意志”社团。他们约定，每个成员每月必须交一篇作品，彼此交流和批评。他们还利用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集到的很少的一点会费订阅了一份《音乐杂志》，通过阅读音乐期刊，原来只欣赏古典音乐的尼采发生了转变，他第一次接触了理查德·瓦格纳的艺术，并渐渐产生了兴趣，终于用最后一笔经费，购买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钢琴演奏总谱。

尼采对文学和音乐投以极大热情，对基督教却敬而远之，他已不打算再献身宗教，而考虑选择音乐为职业。在普福塔学校的最后 1 年，尼采写了一篇拉丁文作品，认为德国戏剧起源于史诗，而希腊戏剧则发源于抒情诗并含有音乐的因素。这个观点在后来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得到深入的发展。在选择未来专业方向时,尼采决定放弃从事艺术的想法而立志专研语言学。

1862 年 9 月,尼采从普福塔寄宿学校毕业，升入波恩大学。结业时，除数学外平均成绩良好，古典语言学成绩优异。

第二章　莱比锡逸才

1862 年 10 月中旬，尼采在南堡和校友保罗·杜森相聚两周后，结伴同去波恩大学。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杜森的一个表兄弟。这几个年轻人行程快乐而从容。他们在莱茵河边稍微停留，骑上马到乡间漫游。3 个伙伴尽情享受着一种久违的自由，他们在乡村小酒店里喝酒、谈笑，直到日暮时分才返回。意犹未尽的年轻人，一路上慷慨激昂，又叫又嚷，尼采还用柔和颤音唱情歌，好些女孩子被歌声吸引到窗前，躲在窗帘后面好奇地窥视这几个热情奔放的青年。他们的喧闹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遭到斥责后不得不有所收敛，怏怏地赶回了客店。

这 3 个朋友在波恩安顿下来。当时，波恩大学在古典语文学方面享有国际声誉，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和奥托·扬两位著名的教授培养了许多杰出学者。这也正是吸引尼采而最终把波恩大学作为第一选择的重要原因。波恩、耶拿、柏林、莱比锡大学的年轻学生们曾在老师的鼓励下武装起来，为拯救德意志民族而与拿破仑作战。国家也为这些富于知识、勇气、美德和欢乐的杰出学校而感到骄傲。尼采

为辉煌的校史深受感动，同时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幻想。

经过普福塔学校的严格约束之后的尼采，这时觉得自己重获那种广泛而美好的自由。他可以自己制订学习计划。他选修的是古典语言学和神学，此外还旁听艺术史、宗教史和政治史的课。读神学是家人的要求，其实尼采对基督教的信仰早已动摇，勉强坚持了一个学期后，他便决定不再在它上面浪费时间。普福塔的教育似乎确定他要成为一名语文学家。尼采以他那惯用的自我批判对此作了解释：

“我渴望得到一种抑制至今为止变化多端的、不稳定的意向的工具，渴望一种科学，人们可以用冷静的深思熟虑、无情的逻辑和同样形式的工作使它得到发展，但它并不以其成果使人立即动心。当时我相信在语言学中可以找到这一切。向一个普福塔学校的学生已经完全具备了研究语言学的先决条件。”

尼采选择古典语言学，固然是基于他在中学时就对希腊文献产生的浓厚兴趣。同时，他还有另一层考虑。尼采当时 20 岁，思想敏锐而活跃，对丰富多彩的前景怀着一种激情。为了避免自己的精力作过多无益的分散，他试图借助于对一门学科的深入研究而使自己的兴趣固定。在还没有发现哲学时，他认为语言学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后来的事实证

明，这种多少带点强制性的严格爱好并没能阻止他的浪漫激情。

波恩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中盛行结盟。为了避免过于离群索居，尼采加入了一个叫“弗兰克尼亚”的大学生组织。随后的几周，尼采沉浸于学术讨论，水上荡舟，在河边小酒店里畅饮的轻松愉快的时光，以及傍晚回家路上的即兴合唱所带来的单纯无邪的乐趣中。他甚至希望按当时流行的“好学生”的标准，进行一场决斗。尼采找了一位熟悉的同学作对手。决斗中尼采鼻梁受伤，休息两三天后痊愈，以此结束了他的这种时风影响下的戏剧性玩笑。不久，尼采便厌倦了这种喧闹浮浅的社交生活。可要重新向他逼近，他痛责自己浪费时间，为自己确定了一种更严谨、更专注的生活。但他又不想和同学断绝往来，只依据传闻和书本上的知识来了解这个世界和人。于是他决定对朋友们施加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渐趋高尚。他甚至梦想着自己会有一种带动整个德意志青年奋发向上的感召力。不幸的是，尼采提出的减少酒会等建议没有任何效力，遭受冷落的传道者反唇相讥，这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友爱。他终于不得不以一份礼貌客气的书面声明退出了这个学生团体。

他开始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虽然刻苦和勤奋使他能够写出严谨出众的甚至得到里索尔称赞的论文，但他却总

是有些郁郁寡欢。他很少能从常人的娱乐中得到满足。尼采第一次爆发了精神危机，人生决非一场消遣，他要寻找一种更为积极的真实的有意义的人生。可他的思想倾向，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又在哪里呢？尼采苦苦地思索着，他去乡间散步，或独自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研究艺术史和贝多芬的生活。

尼采的学习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听神学课反而助长了对基督教的怀疑。不满足于常人的安宁、舒适的生活理想，尼采对许多人生问题都在思索和考虑之中，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尼采当时精神探索的状况。尼采的妹妹曾写信给他说：“一个人总是应学会在最痛苦的事情中寻求真理。如今一个人要相信基督教的意义不无艰难，所以基督教意义是真实的。”她立即收到哥哥措辞激烈的回信：

“你觉得要承认并接受所有这些使我生长其中的、一点一点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被我们的亲友以及一大批杰出的人们视为真理的、而且不管它们是否真实无疑地在安慰和激励着人们的信仰真是那么困难吗？难道你认为这样一种接受比一场在怀疑和孤独中进行的、由于各种各样精神上的苦闷甚至悔恨而变得阴沉的、与一个人的所有习惯完全相对的斗争、一场往往会将一个人置于绝望之

中、却又总是在不息的探索中找到通往真、善、美的新途径的斗争更为艰难吗？”

“所有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难道我们应该恢复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于真正的探索者，他辛勤努力的结果难道不会显现出全然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尽管它也许是痛苦的，可怕的。”

尼采已清楚地看到了摆在面前的两种选择：“……这就是业已划分出来的众人之路；假如你想望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就信仰吧；假如你要做一个真理的追随着，就探索吧……”

思想上永不安分的尼采正是走着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充满艰辛的求索之路，而且坚持了一生，从未因任何阻挠而畏惧和退缩。但在起步之初，尼采似乎没有料到他这种试图唤醒人们早已为习俗麻醉的灵魂而奋力摇旗呐喊将是怎样一种落寞的孤军奋战！他在波恩大学所遭受的冷落和经历的苦闷只不过刚刚是一个开始。尼采还难以接受这最初的孤苦，加之他的老师里奇尔和扬之间的学派冲突使尼采倍感烦恼，他终于决定离开波恩转入莱比锡大学继续读书。恰巧这时里奇尔也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聘书，尼采更是无所留恋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